



| 增订本 |

# 永远的朝内



# 号

——与前辈魂灵相遇

王培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增订本|

# 永远的朝内166号

——与前辈魂灵相遇

王培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王培元著.—3版(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544-1

I. ①永… II. ①王… III. ①人民文学出版社—知识分子—生平事迹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0173号

责任编辑:周绚隆 胡文骏

责任印制:苏文强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0千字 开本710×1000 毫米1/16 印张26 插页7

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2版

2014年9月北京第3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978-7-02-010544-1 定价 4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前辈  
以及我的同事和友人

## 新版前记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李商隐《锦瑟》

此书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以后，蒙各界读者厚爱，重印多次，早已成为书市上的畅销书，且于海外也有读者，这些都很高兴，我也欣慰不已。

好意的同学和朋友，都劝我继续往下写，但那时意气消沉，一点写下去的念头也没有。

直至去年冬，得了女人的病榻，才又慢慢重新燃起热情，勉力陆续写了几篇，《苏州写的“独立王国”》、《无限夕阳楼主人陈迦冬》、《初冬怀王叔康先生》等。另搜集若干新旧材料，对原来稿内零文字，做了程度不同的增补、删削和润色，以尽可能接近所感到的某些实情。

这次增订，本打算原书名称不变，但排版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明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而且稿内夹带166号，这版灰封老书式，也终要被拆散、散布，荡然无存，不再有任何踪迹。在原地，或许不久就又矗立起新的大厦来。然而，不管是否还是166号，那都已不是我们的旧巢以及我们曾经工作于其间、歌哭于斯的地方，这里最初而又熟悉的角落了。

166号，这座即将不复存在的灰色的老楼，只能在我们的记忆里，似

## 新版前记

此书2006年中草草写毕以后，颇有精疲力尽之感。桌上放着印出来的书，几乎没有勇气再翻看。这些粗浅的文字，竟也印成了书吗？

好意的同事和朋友，提议再继续往下写，但那时意兴阑珊，一点写下去的念头也没有。

直至去年底，因了友人的约稿，才又慢慢重新燃起热情，勉力陆续写了几篇，《聂绀弩的“独立王国”》、《无限夕阳楼主人陈迥冬》、《初冬怀王仰晨先生》等。另细读若干新旧材料，对原来的内容文字，做了程度不同的增补、删削和润色，以尽可能弥补所感到的某些缺憾。

这次增订，本打算原书名不变，但排版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明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而且朝内大街166号，这座灰砖老建筑，也将要被拆除，废弃，荡然无存，不再有任何踪迹。在原址，或许不久就又会矗立起新的大厦来。然而，不管是否还是166号，那都已不是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曾经工作于斯、歌哭于斯的，这座亲切而又熟稔的灰楼了。

166号，这座即将不复存在的灰色的老楼，只能在我们的记忆里，恒

久地留存下去。

因了这个缘由，遂与责编周君及两位同事商议，决定将新版书名改为：《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月初的一天，曾到清华园去，路过近春园，顺便到那湾池塘去转了一过。时候是黄昏，落日的余晖笼罩着，渐起的暮霭，弥漫浮荡开来，满塘高低错落的荷叶，虽依旧密实而东倒西歪地立着，然而大半已经变黄，甚至枯萎了。

一些浅淡下去的绿叶子，点染其间，显得格外稀罕。干死的莲蓬，虽寥寥无多，但极触目。

忽忆起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夏夜荷塘，那是何其柔媚旖旎呢；再看眼前的秋日景致，枯索、萧瑟的气息，分明地透示、散发出来。

从春至夏，再到秋冬，四时不同，万物皆有荣枯生死，一切都将老去、逝去，没有例外。

走着，看着，想着，鲁迅1932年写的一首诗《偶成》，随即浮上了心头：

文章如土欲何之，

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

春兰秋菊不同时。

2010年10月28日王培元记于灯市口

## 〔再版附记〕

此次再版,主要增加了两篇文字,一篇是记述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对冯雪峰进行批判的过程的《他走进“无物之阵”》,另一篇为《杰出的翻译家汝龙》。此外,还对《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韦君宜:折翅的歌唱》、《蒋路:编辑行的圣徒》等篇内容做了少量的增补。

出上一版时,就听说这座楼已被鉴定为“危楼”,即将面临拆除。但几年过去了,邻居人民社早已搬走,我们还在这里“留守”着、坚持着。

“园有桃,其实之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所幸这个增订版编好、付印时,年华已经老去的166号尚在。

2014年8月12日王培元记于史家胡同

## 序

林 贤 治

当“知识分子”的名词输入中国之际，正值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艰难转型。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然而，他们却以旷古未有的英雄主义行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性成就，无论以多少富含黄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评价它，都不会过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强劲。即以“五四”以后的头十年为例，从无政府主义到“好政府主义”，从“到民间去”到“踱进研究室”，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都是明显的转向和倒退。一代启蒙工作陷于停顿。大的方面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会运动渐成压倒性优势。总之，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由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使之丧失曾经一度在斗争中获得的独立身份。及至后来，整个知识群体几乎沦为“社会公敌”而遭到唾弃，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惊人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苦难的历程”。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这种近于集体自传式的书写,惟有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实在是只可为政治家或工农兵立传的。遗憾的是,有了史传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面貌。对于历史,我们不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是以意为之,功利主义得很。在否定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余,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掩盖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故意夸大个别政治文化派别或学术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制造知识分子神话。如此种种,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写了一部延安鲁艺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事业与命运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事件,后者聚焦人物;但无论择取何种结构方式,作者都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尽可能让尘封的档案及鲜活的记忆直接说话。

本书是王先生为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一代知识分子撰写的列传。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构来看,它居于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沉浮进退,在中国知识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传,是创自《史记》的一种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在史书中设置列传,它的好处是将历史文学化、人性化,通过人际关系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刻画,赋予历史以政治、军事以外的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王先生的书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与文学

因素的边缘性作品。全书由多篇独立的小传连缀而成,它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个人命运背后的共同的时代框架上面。整个框架大象无形,然而坚硬实在,不可变易。书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劳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简直带有宿命的性质。孟超和巴人的结局,可谓惨绝人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文化价值;但当作者把这众多的人生画面有机地铺陈开来,从而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显然更具震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在这里,作者的批判意图是明确的: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以及形成一系列运动的社会机制应当永远革除,因为,它首先是反人性的。

这样,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便进入了全书的核心。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唯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作者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们进一步提出质询,也许他有感于苦难的过分深重,而视此作为一种苛责,所以表现相当宽容。不同于那些知识分子神话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验地去完成一个政治构图,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认同。他固然赞美冯雪峰、牛汉的刚直不阿,欣赏聂绀弩的狂狷,楼适夷的率真,严文井的超然,感动于韦君宜的勇毅,蒋路的谦和,林辰的笃实,而对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芜,也在大关节处有所开解,不乏奖誉之辞。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书具有为一般的考据史学著作或文学杂记所没有的文献价值。而这些材料,又是为作者所严加选择的。其中,如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关系的变异,冯雪峰为《鲁迅全集》作注,以及后来的焚稿;牛汉与艾青在批判会上的问答;秦兆阳夜访刘白羽;严文井对

赵树理和周扬的评价;绿原学习德语的始因;楼适夷的忏悔;聂绀弩寄巴人诗及其不同版本等等,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写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困难的事。作者的写作策略是:一来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显人物个性,二是发掘人物的文化价值的特异性;除此以外,都属多余枝节而被删夷。所以,即使全书写了十余位同样职业的知识者,也不至流于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书中,虽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并不特别看重为传记作家所倚赖的情节,却是较为注重细节性材料,由此显出描写的本领。书中的文学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富于文采的叙述语言。不同于历史的分析性话语,作者是热情的,激愤的,悲悯的,言语间有一种情感的浸润;当人物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折时,书中往往出现大段奔突而来的抒情性独白,诚挚感人。

知识分子的历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逼近真实,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色彩的书写。《在朝内 166 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仅系其中的一种。王先生于半个月前将书稿寄我并嘱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识分子的人生沧桑。余生也未晚,当“文革”时,受过批斗,坐过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说为天下苍生忧,其时竟连为自己抗争的勇气也没有。这种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觉是没有为本书作序的资格的。以上文字,读后感而已,倘若可以印出来,那么,就当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见证吧。

2006年11月15日于广州

## 目 次

|           |   |
|-----------|---|
| 缘 起 ..... | 1 |
|-----------|---|

彳亍在空荡荡的楼道之中，独坐于北窗下静悄悄的办公室里，有时似乎觉得冯雪峰、聂绀弩、楼适夷、孟超、林辰、韦君宜、严文井、秦兆阳、蒋路等前辈的魂灵，就在166号这座幽深宁静的大楼里逡巡、游走。他们在看着你，眼神里流露出信任、希望、鼓励和期许。

|                      |   |
|----------------------|---|
|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 | 7 |
|----------------------|---|

冯雪峰有鲁迅说的“浙东人的老脾气”与“硬气”，性格倔强执拗、赤诚率真、偏激冲动、焦躁易怒。1937年7月，他与赴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博古一见面，就吵翻了……当厄运降临的时候，他就像一只受伤的豹子，悄悄地躲进密林深处，默默地舔舐着伤口里流出的鲜血，孤独地承受着、忍耐着苦痛和哀伤。即使在那艰厄窘迫的岁月里，冯雪峰仍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个性，保持着精神的高洁和灵魂的尊严。

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 ..... 39

惊世骇俗的聂绀弩，以及由聂绀弩这种人物造成的独特的精神氛围、人文环境，或许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的所在。在我看来，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傲视群伦、鄙夷一切，他的才华绝代、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经远去、恐怕再也不会重现的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林辰：恂恂儒者 ..... 69

他不但参与了十卷本和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且是其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他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和时光，都默默无闻地奉献给了关系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百年大计的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事业。每次逐条讨论《鲁迅全集》的注释文字时，只有得到林先生的首肯，主持人才宣布进入下一条。谁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去向林先生请教，马上就会迎刃而解。

蒋路：编辑行的圣徒 ..... 86

蒋路先生最突出、最典型地体现了“人文之魂”，堪称编辑行的圣徒——他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非凡的宗教精神，有一种献身于一项神圣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牛汉：“汗血诗人” ..... 100

在遭遇了战乱、流亡、饥饿、迫害、囚禁之后，在经历了种地、建房、养猪、拉车、宰牛的劳改岁月之后，在遭受了苦难的击打之后，牛汉其人与诗，都日益成熟起来，愈加沉实而美丽。然而，他的心依然年轻，血依然燥热，骨头依然坚硬，生

命力依然强悍、蛮野、饱满。

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 ..... 122

新中国第一起最大的文字狱，舒芜就深陷其中。如今，那些噩梦般的往事，那些恩怨情仇，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如烟尘一般渐渐地消散，并终将湮没于历史的深渊。他的书房，先叫“天问楼”，后称“碧空楼”。他的一本文集，书名是《我思，谁在？》，书前题记云：“我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还是别人？”这是否透露出了舒芜的心灵的消息？

韦君宜：折翅的歌唱 ..... 144

韦君宜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一位罕见的认真、执著、纯粹、坚贞、勇毅的知识女性。由于这种品性，她坚定地献身理想，热烈地拥抱信仰，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一朝幻灭，便格外痛楚；醒觉之后，又分外决绝。她的《思痛录》，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一块标志性的界碑、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标本。

秦兆阳：何直文章惊海内 ..... 172

他是把编辑工作，把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杂志的工作，当一项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事业，来对待、来追求的。这是他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他那代人的共同点。他一生的荣辱、悲喜与沉浮，简直折射着一部波诡云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个文学时代，一个“果戈理到中国也要苦闷的时代”，随着秦兆阳的辞世，也许永远地消逝了。

严文井：“一切都终归于没有” ..... 194

有一次他大声说：“我算有思想吗？我真的有自己的思想吗？没有，我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睿智的人，才敢于这

样自嘲,敢于这样反思。而在严文井的自嘲和反思中,似乎还可以品咂出一丝苦味。他似乎心智澄明,似乎大彻大悟,但又似乎依旧惶惑。他的自嘲与反思里,就有这惶惑在。

**绿原:诗之花在炼狱里怒放** ..... 219

绿原以刚毅的理性和坚强的意志,穿透、超越和战胜了生存的残酷与现实的荒谬,他的意志力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苦难淬炼了绿原的诗,锻打了绿原的诗,成就了绿原的诗,却无情地彻底毁灭了他的同志和友人——被称为“未完成的天才”的路翎。

**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 ..... 245

天真而又乐观的孟超,内心充满了激情的孟超,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杂文的孟超,怎么就突然写起了昆曲呢?然而,谁能料到,怀着一腔豪迈、壮烈的激情,“试泼丹青涂鬼雄”的孟超,最终竟因这出“鬼戏”含冤而死呢?却原来,制造这个冤案的元凶,恰恰就是他的同学、同乡甚至还是亲戚,那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康生。

**楼适夷: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 266

晚年,楼适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脑子这个器官,是专司发号施令的,要管住自己的脑子,谈何容易。”他终于明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是何等的重要!

**巴人:“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 ..... 284

1970年3月,曾被誉为“活鲁迅”的巴人,被遣送回故乡奉化大堰村。年底,开始神志不清。第二年,精神失常。冬天不穿衣服,蓬头跣足,在旷野里狂奔。两年后,口鼻耳流血不止而死。